

中華民國廿四年四月廿五日

三日刊

第一卷第八期

北平宣武門外北極二號巷化社

(本刊價目) 每本大洋二分

廣告價目

每方二角五分 每季一元

本刊啟事

本刊為利便津埠愛讀者起見特委託

北馬路大通書局為總代售處

印刷刻鉛鏤云仙
大箇不受小精廉
約期莫誤聲昭著
願客會臨信晉言

東方

總經理 凌子平
地址 東單北三四五號
電話 東局三四五八號

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資本 壹佰萬元
總行 上海

同森泰

西單牌樓南東路一五一三

本莊係同泰
組織自運
承辦海陸
軍裝制服
聘請名師
監製現工
便服及西
裝物一應
全如蒙
惠臨無任
歡迎

麗豐西法洗染工廠

本廠聘請西法洗染技師
專洗各種呢絨皮貨
去各種油漬無不鮮
明各界女士不認
試方知言之不謬
救世軍斜對面
(電話一八一七)

女醫學士朱松子

專治 婦科 小兒科 內外科
皮膚科 花柳科
(院址) 西單北大街
路四紅樓
電話西一九零四

真正老牌

文達氏

萬應十

久已名傳華北

總發行所
北平立
圖書



北平東單二條十六號
電話東局三四一七號

專治感冒傷寒傷風
鼻塞水土不服上吐
下瀉四肢厥冷心腹
疼痛七十二種危險
疫症無不立效小兒
減半孕婦無忌兼能
外治如蛇蟻咬傷蚊
蟲百蛤蚧風咬癢小
兒火疔瘡皮膚濕熱
無名腫毒炸腮牙痛
等用棉花塗患處立
愈 每瓶大洋一角

(本日期次)

哀情實事 第七回 覽勝尋芳忽逢舊雨
近代實事 第七回 憐弱質探聽傷心事
宣南夢... 南海胤子
浪漫王妃... 葉惜華
良馬牽孽緣侯爺遇艷
酒樓叙衷曲王妃風流

中國照相館

西長安街路南
大贈學格
沖弧送錄外
洗減放業相優
價光大業相優
電南二九五三

故宮
(版出)

是書詳述明清兩朝政治
軍事外交用章回體裁
成小說關於官場情形
寫真切實多現代
英雄兒女故事為代
之好小說也分訂十三冊
錦裝一盒定價四元特
郵費一元二角外埠郵寄另加

代售處
北平琉璃廠東門
錦章書局

高氏牙科醫院
牙科博士高基
東牙科博士高基
鳳南牙科博士高基
念拔牙科博士高基
院址東單二條西
口內電東二二九

本刊特別啟事

本刊小說俱係各
著名家著作他人
不得翻印轉載閱
後請按期保存以
便贈送彩色書皮
裝訂成冊

青蓮閣藝術文玩處

北平琉璃廠
天產玉石五彩
鮮明精工雕刻
美麗非常立體
人物山水花瓶
嵌石銀盾中堂
掛屏玩石印章
美術各器具全
用品贈送親友
僅為大贈如蒙
賜顧無任歡迎
中間路北

汗脚立愈
脚氣脚汗一擦即愈
角三愈即擦一脚汗氣脚

美容淨面
男女面刺粉疔
三即一疔疔疔
角除擦點疔疔
興華大藥房
二加埠外沿河西北門前

外科上藥

此散主治一切癰疽發背疔毒大
瘡以及天泡楊梅便毒魚口疔疔
袖口疔多年頑瘡馬刀瘰癧等症
量思慮大小淺深有膿水乾上無
膿水用香油調上未潰化散毒熱
止痛消腫已潰去腐生肌收斂瘡
口誠外科不可離之藥也

金臺藥房
北平前門外第一號
對過板章路東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
國民政府公佈

刑事訴訟法

每本實收大洋貳角
東琉璃廠內
代售報夫購買脚力在內

寶昌源

貨全價賤 人人盡知
廉價永久 不變初旨
北平首創唯一
廉價百貨商店
欲購從速 莫誤良機
請來比較 方知屬實
(地址)西單牌樓大街
(電話)一三八六號

胡琴專門

啟東徐蘭園(係)
梅蘭芳琴師(今)
特造成各種
皮胡琴數
百把發音
宏亮每只三
元至三十元
速購外埠加
角和蘭軒啓

陳森泰

男女西服店
大減價三十天
呢絨式樣
做工價錢
保你滿意
王府井大街
電東局三五九七號

龜齡片

贈送即久病體弱
治久病體弱
營自盜汗頭暈
竭自盜汗頭暈
耳鳴腎虧發熱
全萎黃血不
厭倦記憶力減
胃弱便秘等症
一元五角每盒
元買一元五角
天津東馬路
北平西河沿
金城藥房

光明印書局

本局自開辦以來
五載所出之精美
價之低廉早為各
人士所贊許良以
年對技術精益求精
敏捷工務印刷業
上等機器材料
求美觀是出品精
物更不惜重資聘
近五號美鉛字總
式號不美鉛字總
五號美鉛字總
經濟特深博著
迎文藝之助
顧不之歡
意無不歡迎
地址：南局外永光寺西
電話：四九四號

第七章 覽勝尋芳忽逢舊雨

到了星期日那一天。剛剛七點多鐘。俊侯正在窗前坐着。展開當日的東京朝日新聞。猛聽得有人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忙問『是誰？』人覺應了一聲『是我。』隨即推門走入。一面走着。一面說道。『你穿好衣服沒有？天已不早。我們該到國權那裏赴約去了。』俊侯說。『我正等着你呢。』隨手放下報紙。拏起帽子。挾了大衣。同人覺出了旅館。直向國權寓所走去。走在中途。遇着萬象思溫二人携手同行。也是前去赴約的。彼此問了早安。隨走隨談。不大功夫。就走到了。進門以後。只見運新振華國權道興都穿得整整齊齊。正在那裏候着他們。大家打了招呼。略坐片時。便起身出門。前往隅田川去看櫻花。沿途見許多遊人。十有八九。都携了酒瓶。提着食物。他們幾個人。也照樣買了幾瓶好酒。幾色食物。各人分開拏着。信步行走。這隅田川本是一條河流。就在東京

市的東面。兩岸櫻樹成行。非常茂盛。一到春天。開得滿樹通紅。鮮艷奪目。真稱得起錦繡之區。繁華之所。在這個時候。有那文人雅士。天天携着酒瓶。挾着坐墊。跑到樹林中痛飲狂吟。總要坐到紅日西沉。吃得爛醉如泥。纔肯歸家。臨走的時候。往往把酒瓶掛在手杖上頭。扛在肩上。一路唱着歌兒。哼着詩句。現出一種東倒西歪。渾身不能自主的樣子。這纔算是盡興而歸。也有酒量不大。勉強捨命學人的。常常醉倒在樹林之中。又笑又哭。說不盡的奇形怪狀。有一句成語。說是一家扶得醉人歸。『確有這般情景哩。閒話休提。再說俊侯等八個人。走了半天。遠遠的看見前面一片紅光。照耀得半邊天都成了胭脂色。知已相離不遠了。不約而同的加緊了脚步。一口氣走到河邊。只見兩岸櫻花。開得密密層層。好像火龍一般。襯着亮晶晶的水光。碧澄澄的草色。藍汪汪的天空。夾上紅紅綠綠的遊人。來來去去的蜂蝶。頓時氣爽神清。儼然換了一個境

界。正走之間。遠遠傳來一片歌聲。唱得悠悠揚揚。甚是悅耳。又往前走了幾步。只見樹林背後。現出一對白色旗幟。上面寫着『麴町區尋常小學校遠足旅行團。』旗幟後面。緊緊跟隨着一隊學生。看那人數。約摸總有二百上下。都穿着制服。佩着校章。排列得整整齊齊。唱着歌兒。向前行進。俊侯看了半天。心裏面暗自思忖。『無怪人家強國。只看這些小學生。一個個精神發揚。眉目之間。流露出一種勇往直前的氣概。我將來回國。假如能辦幾個小學。也算多少盡了一分義務。』他一個人正在那裡呆呆的出神。冷不防振華輕輕在他肩上一拍。俊侯當時吃了一驚。回頭一看。見是振華。楞了一楞。問道。『振華兄。你要同我說話嗎？』振華笑着說。『同你說話。你也聽不見啊。你在那裏低着頭想甚麼呢？』俊侯這纔心下明白。定了定神。把適纔的感想。告知振華。國權從旁說。『這到是根本救國的辦法。小孩子譬如是一張白紙。染上甚麼顏色。就是

甚麼顏色。染成以後。想洗也是洗不掉的。常言說。教子要在童孩。就是這個道理。』俊侯接着說。『不過據我的意見。創辦小學。固然十分緊要。但是不先培養小學教師。雖然辦滿全國。也和不辦一樣。再給那班冬烘先生包攬起來。隨便立個新鮮的名稱。教些皮毛的功課。豈不是換湯不換藥。這又何必多此一舉呢？我以為小學教師比甚麼都緊要。』道興聽了俊侯這番議論。一迭連聲的說。『俊侯兄慮事太周到了。這纔是根本切要之圖哩。』俊侯連忙說。『過的說。』俊侯兄慮事太周到了。這纔是根本切要之圖哩。』俊侯連忙說。『過獎過獎。我也不過是隨便一談。如何當得起慮事周到這四個字的考語呢。』說得大家都笑了。又走了一程。看見河岸旁邊。樹林底下。露出蒙蒙茸茸。方圓半畝大小一片草地。從樹林縫裏。射下一綫一綫的日光。襯着一片一片的樹影。遠遠望去。好像天造地設的綠毯一般。就是富甲全球。家裏面也沒有這樣生趣十足的天然設備。坐在其中。真比拘拘束束的倒在沙發椅上安逸得多。

自然得很。生長城市。一輩子沒有領略過山林風味的人。就是遇着此種妙境。也不過是走馬看花。那裏能夠看出他的好處？他們八個人。到此境界。豈肯放鬆。彼此招呼一聲。各人找好地位。便以草作蓆。自由坐臥。歇了一會。取出所帶飲食。擺在當中。團團圍着。開懷暢叙。此時有許多賽船的。在那河流之中。划去划來。船上的槳聲。河裏的水聲。樹間的鳥聲。岸上的掌聲。攪作一團。也分不清他的種類。忽然微風東來。隱約聽見斷斷續續的琴聲。彈得悲壯蒼涼。令人聽了頓時發生無限感慨。萬象側着耳朵。聽了半天。對大家說：『你們諸位細聽。這到底是琴聲不是？』道興素來喜歡研究中國古樂。他聽了一會。說：『不錯。這是琴聲。但不知究竟是誰。在這裏發洩他的牢騷。你們聽！這聲音越來愈悲。愈悲愈壯。這一定是一個有心人。』國權振華同聲說：『我們何不順着聲音找去。看看究竟是個甚麼人。』大家都表示贊成。便七手八脚。收拾停當。順着

琴聲走去。走在半路中間。忽然琴聲停止。聽了許久。毫無動靜。思溫說。『我們上了他的當了。莫非他不願見人。躲到別處去了？』運新說。『不至於。他並沒有看見我們。又何必藏躲呢。』待了半天。仍然是沒有動靜。大家正在遲疑。忽又聽見一縷一縷的聲音。順風吹來。比以前彈得更加悲壯。大家又往前走。曲曲折折。走過小橋。看見前面一片松林。那琴聲越聽越真。好像離那松林不遠似的。大家放輕脚步。留心細聽。一步一步向前找去。忽見松林深處。一塊大青石上。坐了一人。盤着雙膝。背着身子。正在彈得興會淋漓。突然聽見脚步聲音。立即停住琴聲。猛一回頭。見有七八個人走近跟前。剛要轉身。早被人覺一眼看見。大聲嚷道。『光漢！你幾時來的？』那人定睛一看。見是人覺。連忙答道。『人覺。我來了一年多了。想不到在這裏遇着你。』他一面說着。一面將琴推開。起身上前。緊緊的握住人覺的手。現出一種又驚又喜的樣子。說道。『你怎麼